

乡村振兴视域下村落体育主体性探研

——以鲁西孔村为例

李伟艳¹, 郑国华¹, 郎勇春²

(1. 上海体育学院 休闲学院, 上海 200438; 2. 江西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 坚持农民主体地位, 就是坚持农民主体性的实施和发挥, 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针对当下农民主体性缺失现状, 基于村落体育文化视角, 探研乡村振兴视域下村落体育主体性, 以助力农民主体性生成、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采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田野研究法, 探讨乡村振兴视域下村落体育主体性内涵, 通过典型村落实践叙事, 对村落体育主体性进行解读, 探讨其提升应该注意的问题。研究认为: 乡村振兴视域下村落体育主体性内涵是建立在村民认知和实践基础上的实践主体、权力主体和价值主体的统一; 村落体育主体性是一个渐进生成的过程, 同时存在着村民作为实践主体的不在场、权力主体的让渡和价值主体的偏移现象, 在新时代背景和语境下, 村民价值主体性是村落体育主体性的核心理念和实践向标; 乡村振兴视域下提升村落体育主体性, 应该坚持“马克思价值主体性”的村落体育发展方向, 坚持村落体育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坚持村落体育服务于村民发展和社会发展需求的统一。

【关键词】: 乡村振兴; 村落体育; 体育文化; 村落体育主体性; 农民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 G812.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5656(2022)01-0024-09

DOI: 10.15877/j.cnki.nsic.20211124.001

“所谓主体性就是崇尚社会运行过程中人的认知主体性或实践主体性, 谋求人的主体能力、主体地位和主体利益”^[1]。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探微, 主体性是指人作为主体, 在能动的对象性活动中主动地、有选择地、创造性地把握和改造客体, 自觉实现人的目的, 使主体得到全面、自由的发展^[2]。乡村振兴视域下的主体性即是指人作为实践活动主体在具体的对象性活动中以满足自身需要和发展为目的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切实发挥好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核心话语。“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 学界对“农民主体性”的研究成果颇丰^[3-5], 但“农民主体性缺场仍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掣肘”^[6], 通过对当前我国乡村农民实际状况考察, 发现坚持农民主体地位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农民振兴乡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严重不足^[7]。结合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背景和语境, 王春光^[8]从经济主

体性、社会主体性和文化主体性等3个方面分析农民主体性; 许伟^[7]认为坚持农民是参与主体、享受主体和评价主体的统一是农民主体地位的本质内涵; 徐琴^[9]认为农民应该是经济主体、环境主体、文化主体、治理主体和价值主体的统一。结合习近平“人民主体”思想, 学者金建萍^[10]认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把人民作为实践主体、认识主体、价值主体、历史主体和权力主体; 赵智^[11]从世界观维度论证了习近平之实践主体是人民主体“力量论”, 价值主体是人民主体“评判论”, 权力主体是人民主体“实现论”等。无论从国家政策话语还是学术界话语体系, 都足以证明农民是乡村振兴中的主体, 但如何培育

收稿日期: 2021-09-1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7ATY002)。

作者简介: 李伟艳(1977—), 女, 山东聊城人, 博士生, 副教授, 研究方向: 体育人文社会学。

通信作者: 郑国华(1972—), 男, 江西抚州人, 博士, 教授, 研究方向: 体育人文社会学。

和提升且实现农民主体性却成为“时代之问”“难解之题”。面对农民主体性缺失的现状,村落中出现的如“社会关系失衡,基本价值失准,文化失调”^[12]“公共文化生活空间衰落,农村文化生活贫乏、精神生活空虚”^[13]等问题,如何对“农民主体性”的研究从“宏大叙事”的理论追问到“细微落地”的实践体验是力促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路径。鉴于此,本研究从全面乡村振兴的细微之处着手,以典型案例在乡村振兴视域下的村落体育主体性实践叙事,探究村落体育主体性的培育、成长和发挥,以助力农民主体性生成、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1 乡村振兴视域下村落体育主体性内涵

在新时代习近平人民主体性体育思想视域下,邱珍^[14]指出人民应该作为实践主体、价值主体、评判主体的人民主体性体育思想;李崑^[15]从价值主体、实践主体、共享主体探讨人民主体性的体育思想。面对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农民老龄化的“新三农问题”^[16],村落个体化、原子化凸显,而公共性缺失又急需构建的现状^[17],村落体育所具有的健身性、娱乐性、群体性、仪式性、教育性等成为村民对美好生活向往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抓手。

首先,村民作为实践主体是满足村民对村落体育的内生性体育需求。村落体育主体性可以实现政府、市场和社会主体的多元供给与村民内生性需要的博弈,让政府的引导和扶持更有针对性,进一步活化村落体育发展的市场,增强体育产业与其他产业的黏合效应,如体育与传统文化、体育与休闲、体育与教育、体育与养老等,扩大体育基于健康的恒量需求,刺激新型体育消费,促进城乡融合。引导村民对村落体育正确的认知,催生村民积极的实践参与,区分村民对村落体育的需求差异,使每一个村民都能成为村落体育中的实践主体。其次,村落体育村民办是村民作为权力主体的体现。“没有主体权力,农民主体性就是空洞和虚无的,只有赋予农民充分的主体权力,农民的主体性才能彰显出来”^[3],而“主体性的关键就是权力(权利)和能力问题”^[8]。行使村落体育主体权力不仅意味着村民是村落体育资源配置的主体,还需要主体意识自觉和主体能力具备。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对农民不仅“赋权”还要“赋能”。“赋权”就是保障村民在村落体育实践活动中

的主体地位;“赋能”即是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促进村民主体能力提升。最后,村民作为价值主体是村落体育发展的目标,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新时代社会矛盾的转变意味着均衡、充分的发展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关联,村落体育的发展是以村民全面发展为目的,体育惠民赋予体育在村民生活中的意义和价值。体育不仅是一种身体文化,还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保证村民作为村落体育的价值主体是新时代体育事业发展的必然逻辑。因此,“村落体育主体性”在新时代语境中表现为“如何去发展和落实”的问题,要让村民成为村落体育中真正的共享主体。质言之,乡村振兴视域下村落体育主体性是指村民处于村落体育的主体地位,是建立在村民认知和实践基础上实践主体、权力主体和价值主体的统一,体现在村落体育参与实践中的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是主体权力、能力的拥有者、实施者和村落体育成果的共享者。村民作为村落体育的实践主体是权力主体和价值主体实现的基础,权力主体是实践主体和价值主体的保障,价值主体是实践主体和权力主体的终极目标,也是村落体育主体性的核心理念。

2 乡村振兴视域下村落体育主体性实践叙事

本研究中的田野地——鲁西孔村,优秀的传统体育文化——“梅花拳”传承百余年而经久不衰,已经渗透入孔村生产生活的诸多方面。如孔村的“狮魔头”(狮子舞)就融入梅花拳技术的因素。在孔村,“玩‘架子’(梅花拳),必‘玩老虎’(狮魔头)”,而使得孔村的狮子舞更具有地方特色。孔村梅花拳既有侧重于技术“真功夫”的传承,也有侧重于套路“表演”的传承。因此,孔村梅花拳的普及率很高。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乡村振兴带来新规划,倡导优秀传统文化,保护非遗传承。“孔村梅花拳、狮子舞”在村委和传承协会的积极努力下,申请非遗,再复昔日辉煌,再次激发村民对孔村传统文化的集体记忆和文化认同。

笔者于2020年7月20日第一次进入孔村进行调研,7月20日—8月3日在孔村的参与式观察和访谈。并于2021年2月1日—6日、2021年3月11日—31日,进行了两次参与式观察,并全程参与了2021年3月24日“冠县农民文化节——梨花节”的非遗

展演活动。田野调查期间,访谈了传承基地成员、村支书、村民、老拳师、梅花拳习练者和聊城市梅花拳研究协会会长等,对梅花拳在孔村百余年来传承和发展有了较深入的理解。本研究试以孔村村落体育叙事,解读乡村振兴视域下的村落体育主体性实践。

2.1 精英情怀——孔村传统体育文化复振之路

20世纪80年代,以乡土武术为代表的村落传统体育文化得到短暂复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村落传统体育文化逐渐式微。近年来,借助政策优势,尤其是借力乡村振兴的大旗,“孔村梅花拳、狮子舞传承基地”会长QZQ和村支书QSQ、ZSM齐心协力、共同努力、积极挖掘、推动孔村优秀传统文化的再复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

QZQ(以下简称Q)会长,现任职于山东某公司,是近30年唯一一个磕过头、拜过师的孔村梅花拳传承人,是孔村梅花拳先师“大把式爷”QYS之孙,其父亲和伯父也为孔村梅花拳的发展和传承作出重要贡献。孔村百年梅花拳历史,昔日的辉煌点燃了Q会长心中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毅然返回家乡承担起重振“孔村梅花拳”之大任。此前,孔村梅花拳除了祖辈口口、代代相传,没有任何相关文字和影像资料。Q会长工作之余走访村子里老人和因出嫁、工作、经商等离开村子的村民,通过口述史、访谈等方法,搜集、整理“孔村梅花拳”的由来、嬗变历程、现状情景等资料,获得大量素材。先后建立“孔村梅花拳、狮子舞传承基地”(包括练武场和非遗博物馆)和“孔村梅花拳文化推广中心”,配置了梅花拳器械及服装。利用生动鲜活的素材和实地实物的场景唤起村民们心中亲切而熟悉的乡村记忆,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业余文化生活。并基于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城乡特色融合助推乡村文化振兴,籍以将这项优秀传统文化更好的发展和传承,真正融入人们日常生活实践中去。

2.2 发扬光大——孔村梅花拳再现辉煌

2017年,Q会长河北平乡寻师,2018年1月6日,于孔村立驾进师,成立“孔村梅花拳、狮子舞传承基地”,让热爱梅花拳的孔村弟子有了自己的家,在村子里、乡镇、县城、市区和社会上引起广泛反响。2018年2月20日,以孔村为代表的梅花拳传承人等38人前往河北平乡祭祖。2018年4月6日,阳谷寿

张(八大红徒子孙)、河南濮阳、聊城武术研究会的梅花拳弟子(均师从于孔村梅花拳)于清明节到孔村祭祖,赠予锦旗“秉齐氏族风 开文武大道”。孔村也准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在村头以“孔村狮魔头”隆重盛迎孔村梅花拳的后代子孙前来切磋武艺,共祭先师。狮子领头,鼓锣铙钹磬伴奏,梅花拳基地人员、村委和阳谷、河南、聊城的梅花拳徒弟随其后,与孔村老百姓一起举行了隆重的祭祖仪式,整个孔村沉浸在昔日繁荣发展的集体记忆中,绕村而行,甚是热闹。随后,孔村梅花拳积极参加县、市、省里的各种武术传统文化活动、全民健身运动会、非遗展演活动等,昔日的孔村梅花拳再次地方化,并成功申请非遗等。在当地的灵芝文化节、梨园节等开幕式上,孔村梅花拳和狮子舞是很受欢迎的节目。村里老拳师在孔村、小学和店子镇中学免费教授学生习练梅花拳,于每天20:30~23:00在孔村习武广场习练梅花拳;ZBZ教练在小学做保安,课余时间在学校教授梅花拳;店子镇中学的QHZ副校长(孔村人)每天6:00~6:30带领梅花拳爱好者习练梅花拳。并与其他梅花拳协会、传承人和拳师建立密切关系,再续梅花拳传承谱系。重走了“把式爷”当年授拳之梁山、濮阳、寿张等地,搜集资料延续百年师徒情义。受邀参加全国性的梅花拳会议,加深了友谊,提升了孔村梅花拳的知名度,深感“天下梅花是一家”。摄影协会的网络推广,县电视台大力宣传,从县里到市里的宣传部部长均前来参观和指导工作,在各级领导班子的大力支持下,“孔村梅花拳、狮魔头”走出一条“演传并举”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也让这项濒临消失的“地方性知识”再现昔日风采,孔村梅花拳重归人们视线,成为人们实现对美好生活的重要抓手。

2.3 走向市场——孔村梅花拳的现代性生存困境

经过大约一年半的运行,Q会长最初的规划是“弘扬传统文化 讲述梅拳传奇 发展乡村旅游 建设美丽孔村”,打造“梅拳故里行 孔村一日游”的乡村旅游新名片。可是结果并不理想:孔村梅花拳与市场脱轨了,只是想传承,而没有将其推向市场。于是,2019年8月8日,在冠县县城万方广场成立了“孔村梅花拳文化推广中心”,作为推向市场的第一步,但在2020年暑假期间却并未招收到学生。2021年,笔者在田野调查期间,Q会长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展“孔村梅花拳文化推广中心”的下一步规划:和聊

城市“博武跆拳道俱乐部”合作,以现代体育文化带动传统体育文化联合推向市场的方式进行“孔村梅花拳”文化推广。在偌大的推广中心大厅最醒目的地方,悬挂着“孔村梅花拳文化推广中心”的条幅,下面是习近平关于优秀传统文化的话语: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代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这其中寄托了以Q会长为核心的传承团队对孔村优秀传统文化继承与发展的殷殷期待。

3 乡村振兴视域下村落体育主体性解读

乡村振兴视域下,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必须以留在村子里的村民为主体,村民既是乡村振兴的建设主体,也是乡村振兴的最终受益主体。如果村民在这场关乎自己家乡建设和自身利益的乡村建设和发展中集体“失语”,将会导致乡村振兴成为纸上谈兵,或只是发展了样板,或仅仅增加了摆设^[18]。

3.1 政策导向——乡村振兴视域下村落体育主体性之践行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国家提倡乡村旅游,倡导传统文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国家政策优势、在外游子对家乡的赤诚之心和隐藏在心底深处对家乡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激起了Q会长等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为了孔村的发展,复振祖辈传承下来的传统文化而义不容辞。主体性为人所独有且非所有人都具有,人只有在能动地认识和改造客体(当然也包括自身)时才真正具有主体性^[19]。因此,培育、提升、发挥村落体育主体性,不仅需要政府合理、有边界的主导和引导、精英群体之主体自觉的行动和带动,更要注意激发村民参与健身文化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唤醒村民的“主体性”意识。村落体育是乡村振兴视域下培育和提升村民主体性的重要维度。

孔村“梅花拳”和“狮子舞”两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着口口相传的集体记忆,是村民们所念念不忘并期待再现的难忘情景。首批参与互动并积极响应的村民,开始主动找出以往隐藏在心中某个角落里面的有关记忆,拿起曾经熟悉的刀枪剑棍戟等器械,寻找曾经失落的记忆,“孔村梅花拳”迎来

了再次复兴。在他们的带动下,各类传统武术比赛、全民健身运动会和节假日的活动中,孔村的传统体育文化频频亮相于大众视野,极大丰富了村子里的业余文化生活。节假日返乡的中青年人也跃跃欲试“学几招”。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深入挖掘、继承创新优秀传统乡土文化,把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结合起来,赋予中华农耕文明新的时代内涵。孔村案例中,村民对曾经村落体育的繁盛景象不仅是一种集体记忆的唤醒,也不只是非遗文化遗产物质性存在的延续,更是一种村落文化、乡俗情感的传承,是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一环。

青少年群体无论在体育认知和体育实践方面都有着比其他群体利于习得、习练和传承的明显优势。Q会长和孔村村委一直坚持在村子里的练武场、小学和店子镇中学等为梅花拳爱好者义务授拳,并坚守孔村儒家文化的传统:教孩子练拳,首先要教会孩子做人,懂得仁义礼智信。暑假期间每天20:30~23:00的习练时间,让笔者深深感受到了“兴趣”和“使命”的力量。这种“童子功”训练,将家乡优秀传统文化深深地印在他们心里,一旦将来具备相关触发因素,他们依然会找回曾经的记忆。村落里的“童子功”训练不仅是村落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根基,也是繁荣乡村文化、乡村振兴的重要纽带,是不可忽视的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群体。

综上所述,乡村振兴视域下的案例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和提升了村民在村落体育中的主体性,但也呈现出在政策导向、启蒙引导下的村落体育主体性渐进生成的过程。在农闲季节、节假日的孔村再现了村民以强身健体和文化遗产为旨归的习武风景线,并带动了村民参与现代体育活动的热情,如广场舞、快走、慢跑和借助健身器材的身体锻炼等,体现出村民对健康生活方式和美好生活需要的追求和向往。村落体育文化的繁荣可以将村民有效组织起来,促使村民更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村子建设中来,形成良好的民风、乡风,促进乡村的有效治理,助推乡村振兴。

3.2 维度剖析——乡村振兴视域下村落体育主体性之探

乡村振兴视域下的村落体育主体性是村民处于村落体育的主体地位,建立在村民认知和实践基础上实践主体、权力主体和价值主体的统一。村民在

村落体育的参与实践过程中,能够真正体会到村落体育所带来的主体利益和主体期待,才能具有不断地提升和扩大对其继承创新和开发利用的意识和能力,构建属于自己的农民文化主体性。

3.2.1 村民作为村落体育实践主体的不在场

人口流动的加速、追求新的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的转变造成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动力缺失、传承主体断裂^[20]。当前,村民是生长在乡土文化里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主体、实践主体和传承主体,村落是村落文化之魂得以找回、重构和复振的场域基石。在如火如荼的乡村振兴实践中,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为培育新的“乡风文明”奠定基础、拓宽路径,吸引当地民众广泛参与,真正实现“靓起来、活起来、传下去”^[21],因为“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22]。但在孔村村落体育文化实践中,却表现出村民实践主体的不在场。村子里的中青年村民属于村落传统体育文化“断茬”的一代,没有对孔村传统体育文化的记忆和实践。偶有年轻人凭着兴趣加入习练队伍,甚至认真地向老拳师讨教。但参与村落传统体育文化的初心发生了异化,急于求成的功利心理、时间的有限及不确定性、对习练功底的要求限制了他们作为实践主体的持续在场。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基础,文化振兴是内生动力。快速城镇化的跃升、乡村青壮年劳动力的进城,让生长在乡土里的传统文化在科技现代化浪潮的挤压下难以为继。村落体育实践主体的不在场是导致村落体育主体性难以生成的主要原因。

3.2.2 村民作为村落体育权力主体的让渡

赋权理论认为,更加开放的自我表达方式、强大的自信和正向的自我意识,是个体克服外在局限、获取资源,从而使自身从无权状态向有权状态转变的前提^[23]。没有权力的主体,主体性是虚无的。健康是每一个个体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最基本需求,而村落体育是促进村民身心健康的重要渠道。因此,村落体育生活化、村民生活体育化应该成为村民日常生活实践的一部分,而不是在全民健身、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等国家战略号召和给予下的“短暂热情”,或者“秀”一下的时尚潮流。“政府干、农民看”“行政任务式送下乡”“供需错位、农民不予置喙”的单纯“输血”效应,即便赋予农民再多的体育权力,村民仍然无论在意识心理的认知方面还是实践技术的

操作方面,都无法形成或提升村民参与体育活动的主体性,而自愿或者无意识地让渡了村落体育的主体权力。孔村案例中乡村振兴视域下村落体育主体性的现实实践,从“政策允许—政府支持”“精英带动—村民响应”的繁荣景象确实确实的“火”了“一阵子”,但繁盛过后为村民带来了什么?是否契合了村民的内生性需求?都是值得反思的问题。村落体育发展并不纯粹是实践主体“村民个体或集体”有意识选择或抵制的短暂效应,而是要始终体现村民的主体地位,行使村民在村落体育发展中的权力,这必然首先来自村民“自我觉醒”的“参与其中”并继而为了“追求自己目的的活动”的权力。乡村振兴视域下的城乡双向资源流动和融合,村落体育的建设和发展是不可或缺的载体,村落体育主体性的实施和发挥是其动力源。因此,激发和重塑村落体育主体性,体现主体在对象性活动中的能动性,必然激发村民在内生需求、意愿表达和资源配置等方面的自我权力实施和自我能力提升。事实证明,脱离了村民作为权力主体的主体性无法保证作为实践主体在对象性活动中的能动性,也就必然影响其自主性和创造性,那么这种对象性活动便如“昙花一现”,不可能持续、良性发展,也就无法触及村民的主体性以及“三农”问题的根本。强农、惠农、富农只能是一种单向的扶持和社会救济措施,美丽乡村也只能徒有其表^[24],乡村振兴便无从谈起。村落体育权力主体的让渡是导致村落体育主体性难以生成的重要原因。

3.2.3 村民作为村落体育价值主体的偏移

乡村振兴视域下村落体育的价值主体体现在村民是村落体育成果的获得者,“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25],把村民的发展作为目的,是村落体育发展的根本价值体现。贺雪峰^[12]指出当前农村问题的根本不在经济方面而在文化方面,当前农村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农民收入太低、劳动太重,而是消费不合理、闲暇无意义。笔者田野调查中也发现:村子里但凡有劳动能力的村民(年近70高龄者有之)都会出去打工,而只有在身体出现病痛、失能或无事可做时才会参加体育锻炼,村落体育文化因此成为功利性的选择,体现出村民体育需求的边缘化、老龄化和功利化,乡村振兴视域下村落体育价值主体发生偏移。

孔村村落体育“梅花拳”最初是基于局势混乱、社会无序、匪患频发之下的村民主体实践,慢慢演变成孕育于乡土社会满足村民内生性需求的一种日常生活实践。但随着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村落体育的内涵和需求也随之发生改变。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中,在农民价值的天平上,既不能获得经济收益,又看不到这门手艺的前途,也就预示着无法实现人生价值^[26]。因此,在身体还好,每天的劳动能转换成金钱资本的前提下,村落体育活动自然就成为大家眼中的“闲玩”。在现代社会中,村民面对生存的高消费、健康的认知误区以及未来老年生活的担忧,自然将“体育”这一产物视为奢侈之物和非必需之物。传统村落面临因人口结构和资源缺乏而造成的农民主体意识缺乏、主体能力不够、主体权力虚无、养老方式的转变和不完善等,使留在村子里的“老弱病残”群体存在如斯科特所言“安全第一”的生存逻辑,即农民追求的并不是生活质量最优化,而是较低的风险分配和较高的生存保障。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体育公共服务提出升级路径、多元供给和资源优化配置等新要求,开始了从重“物”到重“人”思想的转变,对发挥农民主体性的需求表达有了新的认识。但政绩取向与行政任务取向下的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供给体现的还是国家的利益,满足政绩和行政任务的工具价值取向^[27]。体育三下乡、雪炭工程和农村体育健身工程等由政府主导供给的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经历了最初轰轰烈烈到慢慢悄无声息。事实证明“从来没有一种与‘内生性’无关的外来文化,可以在农村颐指气使,即便曾经如烟花一般绚烂,也终究是过眼烟云”^[26],在这场文化与社会互动中,作为文化主体的村民却未发声。在以“工业支持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送”或“反哺”的方式将自认为农民“想啥要啥”的体育公共服务“赐予”村民,必然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不仅浪费了资源,更是忽视了农民真正的“想啥要啥”,忽视了悠久的乡村历史文化传统。其根本原因是村落体育并不能满足村民的内生性需求,即不能体现村民的主体价值需求。孔村除了村幼儿园旁边几个健身器材外,偌大的村落里面并未见其他健身设施。中国梦、体育强国等系列国家政策为农村体育公共服务建设提供了重要平台,但其政策的落地和实施仍是需要引起政策性反思的问题。村民在

村落体育实践和公共体育服务中的“非主体”和“被主体”地位是村民价值主体性偏移的重要原因,而主体性价值偏移是导致村落体育主体性难以生成的根本原因。

3.3 价值回归——乡村振兴视域下村落体育主体性之核心理念和实践向标

在乡村振兴视域下村落体育主体性践行的过程中,随着村民认知能力提升、自身实践活动需要,村落体育主体性的渐进生成,也必然会存在村民作为实践主体的不在场、权力主体的让渡和价值主体的偏移等现象。康德对“何谓启蒙”地回答揭示了人的束缚、被奴役的“不成熟状态”根源于主体性的软弱^[28],而正是主体性的软弱导致了新时代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民主体性的严重不足或缺位。乡村振兴,文化是纽带,村落体育公共文化空间可以通过村落体育活动将大家集聚在一起,是村民不断增强的个体主体健康意识到社会主体健康意识生成的认知和实践转向,也只有通过不断的启蒙激发,能动地发挥和运用个体的理性,破除外在权威对人的控制,是克服束缚和奴役、实现自我解放的根本途径。究其根源,价值主体性是村落体育主体性的根本落脚点,因为“人的主体性就在于在改造世界的对象性活动中,使客体满足主体自身的需要”^[29]。因此,乡村振兴视域下的村落体育发展只有在满足村民的内生性需求基础上,才能够实现村民作为实践主体的在场,才能够促发村民在实践活动中的能动性,不断提升主体能力,发挥实施主体权力,充分发挥村落体育主体性。

随着“尊严”和“幸福”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话题,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追溯学界对无论人民主体性、农民主体性还是体育主体性的探究,人作为主体性“价值主体”已然成为人类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转向和终极目标。因此,回归人的生存,弘扬价值理性,就成为主体性理论进一步发展的必然^[30]。村落体育主体性是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习近平体育论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价值主体性对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探寻,“价值主体性”是由人的生存实践活动生发出来的,包含自由性、社会性和自我创造性于一身的主体的“生存本性”^[31],是作为“自由、目的和责任”主

体的核心价值理念^[28]。因此,价值主体性的实现是乡村振兴视域下村落体育主体性的核心理念和实践向标,是当代社会发展语境的合理性、合法性存在和最富当代社会意义的人类发展需要。

4 乡村振兴视域下提升村落体育主体性应注意的问题

4.1 坚持“马克思价值主体性”的村落体育发展方向

乡村振兴的主体是农民的振兴,农民主体性得不到发挥,乡村振兴便也无从谈起。2004年以来,中央连续出台“中央一号文件”,愈来愈强化了“三农”问题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重中之重”的地位。农村体育事业也自此开启了新征程,但在过去的十余年里,政府对农村全民健身投入逐年递增,但成效不尽如人意^[32]。原因就在于村落体育发展的“精准定位”问题。乡村振兴视域下的村落体育发展,必须搞清楚这个问题,无论对于国家的规划,还是体育方针政策,村落体育都不是促进经济发展和完成行政任务的抓手和载体,而是是否保证了农民的主体地位,满足了其内生性需求,他们的主体权力、能力是否得到发挥和实施,是否是村落体育成果的获得者和共享者。优秀的传统体育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立在“以人为本”基础上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是有助于人民文化自信、增强文化影响力、地方知名度的软实力体现,是无法用经济效应衡量的“软”指标。因此,马克思价值主体性才是村落体育发展的目标和方向,只有保证并保持其精确定位,才是实施和发挥村落体育主体性、提升农民主体性、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运行和实现的根本保障。

4.2 坚持村落体育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33]对于孕育于乡土文化中的优秀传统体育文化,既要继承、传承,更要保证可持续性发展,才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然理路。乡村振兴视域下的孔村村落体育实践叙事激发和提升了村民在村落体育中的主体性,对村落传统体育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满足村民内生性需求、培育村落体育主体性、助推乡

村振兴的必然之路。首先,注重村落体育发展的本真传承。通过案例中孔村梅花拳的传承和发展,“童子功”是保证优秀传统文化本真传承的基本功。“那时候不拉3年架子,师傅不会教你真玩意”(ZBZ,传承基地教练),可见习武之基本功的重要性。因此,对于有兴趣、有潜力、有毅力的青少年群体,“非遗传承协会”、学校和地方政府均应给予一定的支持,培育和保护“非遗”传承人。就像孔村已经中断练习近30年的老拳师,凸显的依然是当年孔村梅花拳扎实的基本功。其次,重视传统体育文化的展演转化,吸引更多的受众参与进来,使其面对更多的普通健身群体。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效保护、合理开发”的基础上开拓市场,进行非遗项目市场化,增强非遗项目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和生命力,才能更好地促进村落体育文化的生存和发展。再次,允许村落传统体育文化的“小众性”发展。通过典型个案孔村梅花拳的村落体育叙事,可以发现村落传统体育文化的生存与发展已经脱离了以往繁荣发展期的土壤培育和时代赋予,异于现在处于开放、动态、异质性村落发展基础上的多元化村落体育的供需发展。在国家政策指导和引导下,基于村落体育文化传统与现代的并行,尊重村民在现代性村落体育文化中的多元化选择,以满足村民的发展为目的,让每一个村民都能够成为村落体育的实践主体。

4.3 坚持村落体育服务于村民发展和社会发展需求的统一

通过探研、解读乡村振兴视域下村落体育主体性实践,研究认为村落体育是在满足村民需要和社会发展需要相互博弈的动态发展过程。究其本质,也是实现村落体育主体性的必由之路。村落体育的生存逻辑必须满足村落体育服务于村民需要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统一,才能实现村民实践主体、权力主体和价值主体的统一,才能充分发挥村民在村落体育中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村民才能成为主体权力与能力的拥有者、实施者和村落体育成果的共享者。当村民对村落体育的需求和社会发展需求一致时,村民即是村落体育中的主体。如本研究案例孔村村落体育繁荣发展的历史阶段,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形塑了村民的村落体育内生性需要与社会发展的需要相符合,主体在对象性活动中的能动性就强,主体权力能够得到发挥和实施,便会促进村

村落体育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村落体育作为体育事业和村民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村民对健康的需求和体育强国国家战略需求相一致,每一个个体都将成为与社会发展需求相一致的实践主体和价值主体,并通过“以人为本”村落体育的构建增权赋能于村民。体育活动是属于人类的一种特殊的具身体验,是任何其他活动所不能替代的,也是人生教育中不可替代的一门课程。“以人为本”的村落体育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微观体现,是解决新时代社会发展矛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和体育强国梦的主体力量。因此,村落体育的发展不仅服务于乡村振兴的主体“村民”的幸福和未来,也服务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5 结语

村落体育的发展是乡村振兴的生力军。研究认为,村落体育主体性内涵是建立在村民认知和实践基础上实践主体、权力主体和价值主体的统一。乡村振兴视域下的孔村案例呈现出村落体育主体性是一个渐进生成的过程,同时分析了村落体育主体性的不同维度,即村民作为实践主体的不在场、权力主体的让渡和价值主体的偏移现象,在新时代背景和语境下,村民价值主体性是村落体育主体性的核心理念和实践向标。乡村振兴视域下提升村落体育主体性,应注意对村落体育发展方向的精准定位,坚持村落体育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坚持村落体育服务于村民发展,并与社会发展需求相统一。乡村振兴视域下的村落体育主体性对村民从认知到实践的转变有积极效应,并将这种主体性的意识和模式不断内化为自身所具有的特征和属性,逐步提升和确保农民主体性的发挥,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良性运行和落地生根。但也应充分认识到村落体育主体性的局限性,不应无限夸大其效能,农民主体性的形成不仅需要职业技术培育的启蒙,也需要在整体提升国民素质基础上的实际践行,不仅需要外部力量的有效推动,更需要农民自身内部力量的觉醒。

参考文献:

[1] 刘俊祥.人本政治论——人的政治主体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 [2] 郭湛.主体性哲学——人的存在极其意义[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 [3] 李卫朝,王维.依托农民主体性建设 切实推动乡村全面振兴[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6(3): 72-80.
- [4] 叶敬忠,张明皓,豆书龙.乡村振兴:谁在谈,谈什么?[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5(3): 5-14.
- [5] 毛安然.赋权与认同: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价值激活农民主体性的路径[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4(2): 60-69.
- [6] 刘碧,王国敏.新时代乡村振兴中的农民主体性研究[J].探索,2019(5): 116-123.
- [7] 许伟.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坚持农民主体地位”探研[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6(6): 146-153.
- [8] 王春光.关于乡村振兴中农民主体性问题的思考[J].社会发展研究,2018(1): 5-8.
- [9] 徐琴.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主体性建设的自组织路径研究[J].内蒙古社会科学,2021,42(1): 20-28.
- [10] 金建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 [11] 赵智,杨秀兰.论习近平“人民主体”思想的三个维度[J].江淮论坛,2016(3): 68-71.
- [12] 贺雪峰.乡村建设的重点是文化建设[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9(4): 87-95.
- [13] 何兰萍.公共文化生活空间与农村文化建设[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4(2): 8-13.
- [14] 邱珍,李红霞.论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的人民主体性[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2019,2(4): 1-6.
- [15] 曹卫东,李崑,徐雁冰,等.“建党百年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发展道路”笔谈[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1,45(6): 1-34.
- [16] 龚志伟.近十年来合村并组对乡村治理的影响研究综述[J].中州学刊,2013(4): 15-19.
- [17] 张良.乡村社会的个体化与公共性建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 [18] 刘合光.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点、发展路径与风险规避[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9(3): 25-33.
- [19] 韩平,薛嘉树.关于农民公私观念的审视与重塑——基于主体性、公共性、现代性的逻辑分析[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3(6): 108-113.
- [20] 白晋湘.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建设的使命与担当[J].体育学研究,2019,2(1): 1-6.
- [21] 宋才发.传统文化是乡村振兴的根脉和基石[J].青海民族研究,2020,31(4): 36-43.
- [22]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N].人民日报,2017-01-26(6).
- [23] SEN G.Empowerment as an Approach to Poverty [J].Human Development report,1997,13(7): 180.
- [24] 王建民.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J].社会发展研究,2018(1): 26.
- [2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

- 出版社,2009.
- [26] 沙垚. 吾土吾民: 农民的文化表达与主体性[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 [27] 胡庆山, 王健. 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的价值审思与现实困境[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4,38(4): 20-24.
- [28] 贺来. “主体性”的当代哲学视域[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 [29] 刘欢, 孟轲. 人民主体性: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旨归[J].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9,35(4):7-13.
- [30] 李楠明. 价值主体性——主体性研究的新视域[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 [31] 郭晶. “主体性”观念的现代合理性[D]. 吉林: 吉林大学,2012.
- [32] 王小娟. 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协同创新理论构建与应用[D]. 杭州: 浙江大学,2018.
- [33]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2014.

作者贡献声明:

李伟艳: 提出论文选题, 设计论文框架, 调研文献, 撰写、修改论文; 郑国华: 指导、把关、修改论文; 郎勇春: 查阅、调研文献。

Research on Village Sports Subjectiv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 Case Study of Luxi Kong Village

LI Weiyang¹, ZHENG Guohua¹, LANG Yongchun²

(1. School of Leisure Sport,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 Shanghai 200438, China; 2. College of P.E,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27, China)

Abstract: Sticking to the principal position of farmers is to stick to the implementation and exertion of farmers' subjectivity, which is also the starting point and foothold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n view of the lack of farmers' subjectivit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popular village sports culture,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village sports subjectivity so as to help cultivate farmers' subjectivity and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logical analysis and field research, it explores the connotation of village sports subjectivity under the vis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terprets subjectivity with the practice narration of typical village, and discusses the issues that would facilitate its promotion.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connotation of village sports subjectivity in view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lies in the unity of practice subject, power subject and value subject based on villagers' cognition and practice; village sports subjectivity is a process of gradual generation, there exist, at the same time, the absence of the practice subject, the transfer of power subject and the deviation of value subject; under the background and context of the new era, the villagers' value subjectivity is the core concept and practical target of village sports subjectivity. It should,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village sports subjectivity, adhere to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Marxist value subjectivity" village sports, uphold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and adhere to the unity of village sports serving the needs of villagers and society.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village sports; sports culture; village sports subjectivity; farmers' subjectivity